

蒲生邸 事件

〔目〕

宮部美雪

著

篠方知

译

宮部みゆき

宮部美雪



蒲生邸事件

(日) 宫部美雪 著

徐方知 译

GAMOTEI JIKEN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1996 MIYABE Mi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AINICHI NEWSPAPERS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蒲生邸事件 / (日) 宫部美雪著; 徐方知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33-2034-4

I. ①蒲… II. ①宫…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0009 号



蒲生邸事件

(日) 宫部美雪 著; 徐方知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11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34-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一章 那夜为止
85	第二章 蒲生家的人们
185	第三章 事件
291	第四章 戒严令
381	第五章 告士兵书
451	终章 孝史

第一章 那夜为止——

1

就在两周前，尾崎孝史在酒店的前台登记入住时，前台有工作人员帮忙结算住宿费。很快他就发现，前台像事事不过心似的，可能是因为工作的习性吧，即便注意到有些事也可以熟练地装作没看见。

“请在这里签名。”隔着柜台，前台服务员将入住登记本递了过来，尾崎孝史将波士顿提包置于脚边，拿起一支圆珠笔。这支笔并不精致，粗粗的笔杆上赫然印着“风见印刷”的字样，这种笔在客房里也有。总之，在这里住店的客人，哪怕就一个晚上，也会在发票啦，便签条啦上面看到“风见印刷”的字样，肯定会对此印象深刻。可是，对于风见印刷也好，酒店也好，这种随处可见的广告到底有何意义？孝史还是疑惑不解。

孝史填完信息后将笔搁在一边，按照规定付了押金。

“下面就带您去房间吧。”

“不用了，我知道在哪里。”孝史摇了摇头，“给我钥匙就可以啦！”

这时，前台服务员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咦，那家伙该不会是记起我了吧？孝史警惕起来，虽然脸上装作一无所知，心里却一清二楚。诚然，孝史绝非只住一两天的客人。

那家伙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孝史不得其解。作为父母关心的考生，还要进京赶考吧，这次也是去参加考试的吧。然而，今天已经是二十四号，二月底了，国立大学就不用说了，几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差不多都结束了。这样的话，只能参加国立大学的

第二次入学考试了吧。就算顺顺当当地从大学毕业，也仅仅是在简历上如蜻蜓点水般地体现出来，但即便如此，也是一定要进大学的。这是多么悲壮的决心啊！或者上技校，或者……

孝史掏出钥匙，瞬间接受了现实。他手拿波士顿皮包，朝仅有的一台电梯走去。前台服务员什么话都没说。

孝史按了电梯的按钮，在等电梯时突然生出羞耻心。这羞耻心如一道闪电般打得他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刚刚的思绪在脑海里久久不去，仿佛遇见的人都在骂自己是傻瓜，甚至到了被害妄想症的地步。每次沉浸在这种妄想之中时，所有细胞都会条件反射地动员起来。如果对方说了令他不快或嘲讽他的话，他就会立马想“好啊！竟敢如此说我，看我怎么回你！”，差不多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

随随便便就会胡思乱想，无缘无故就乱发脾气，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孝史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无差别伤人的罪犯，站在大街上看见谁经过就用刀去刺。接着孝史幻想追上前来的警察将自己的双手架起，拖向巡逻车，途中孝史一直大叫：“我怎么净干些蠢事啊！那些家伙都在笑话我啊！”

真恐怖啊，得赶紧回到现实里来，孝史不禁一颤。古老的酒店里，老旧的电梯停在了五楼，怎么都下不来。这台电梯不仅载客，员工也会使用，负责打扫客房的员工会把放有抹布和厕纸的手推车推入电梯，也许还会顺便清理一下电梯吧！

孝史看了一下手表，五点刚过，一楼大厅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气，四周充斥着寂静。可能是酒店不太高级的缘故，这种安静的感觉愈发明显。不过这样反倒轻松，这里的内部装修、设备，都和故乡的汽车旅馆一模一样，如果再从前台的员工休息室里传出有线

电视的声音，那复杂的思乡之情便又会在孝史心头油然而生。

孝史无所事事地等电梯，无意中看到电梯右侧的墙壁上有个相框，被不起眼的观赏植物盖住了一部分。孝史觉得很奇怪，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有这个东西，也可能当时满脑子都是考试的事。相框里上下排列着两张照片，其中深褐色的部分已经退色了，看上去相当古旧，上面和下面都长出了六寸大小的霉斑。

孝史走近到相框前，把观赏植物的叶子拨开，仔细看了起来。下面那张照片里有一幢样式古老的洋房，房屋左右对称，虽然只有两层，三角形的屋顶上却嵌着钟塔。洋房两侧各有一幢像阁楼一样的建筑，呈梯形，中间有圆形的窗户。左边的阁楼可以看到烟囱，估计暖炉在那里吧。也许是黑白照片的缘故，颜色很难辨认，屋顶部分和窗框是纯白色的，其他部分则像是由红砖建成。被熏黑的污渍到处可见，想必是老宅了吧。窗户被细细的格椋隔开，里面挂着薄薄的白窗帘，玄关正面做成半圆形拱门的样子，有好几层台阶通向屋内。登上台阶后，面前是左右对开的门。前院铺满了草坪和植物，虽然没有什么重点，小小的花坛里还是开满了星星点点的花。画框的留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旧蒲生邸，昭和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摄影者 小野松吉”。

作为私宅的蒲生邸虽然有着博物馆一样的外观，但建筑的规模并不大。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这里会有这幢洋楼的照片？带着疑问，孝史又看向相框上面的照片，似乎有了些眉目。这是一张人物照片，照片里是一位穿着带肩章的军服、胸口挂满勋章的中年军人。也许是正对着照相机，视线微微上扬的缘故，他的表情稍有恍惚。肖像照中的男性坐在椅子上，只拍了上半身。他的脸部轮廓清晰，神情严肃，厚实的肩膀充分展现出军人耀武扬威的气场。

“陆军大将 蒲生宪之”。

照片下歪歪斜斜写着一篇：

当前所建酒店之区域在战前为陆军大将蒲生宪之的官邸，蒲生大将生于明治九年，老家在千叶县佐仓市，农民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大。蒲生自幼文武双全，从当地中学毕业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进修，在校读书时作为连长在日俄战争前线大放异彩。战争结束后，蒲生带着天皇陛下恩赐的军刀重返学校，毕业后在军务局军事科任职。接着平步青云，一路晋升，从步兵第一旅团长到副参谋长，昭和八年四月晋升为陆军大将。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昭和九年就退居预备役，后来很不幸病情不见好转，随即退役。蒲生大将生平热衷于研究军事著作，特别是有关后勤补给的。然而两年后，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二·二六事件爆发当天，蒲生大将留下了一封长篇遗书后就自杀了，这封遗书描述了当时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以青年军官崛起为契机，军部爪牙强行伸入政坛的事实，同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遗书被发现时，考虑到遗属，并未公开其内容，战后蒲生邸出售时，遗书在大将的书房里被发现，现在原件保存在惠比寿的防卫厅战史资料室内。

大将的遗书不仅对战前我国政府和军部的状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作了敏锐的分析，还对可能会发生的最坏情况——日美开战，并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当时蒲生大将对军部的一意孤行提出了警告，内容丰富且颇具令人担忧的预见性，即便到了现在，这封遗书在历史学家之中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

现酒店创始人小野松吉在昭和二十三年买下蒲生邸旧址后，才知道大将遗书的事。蒲生大将的人品和那双慧眼让小野松吉对他肃然起敬，因此，酒店开业时就将大将的肖像和功绩挂在馆内以示纪念。

笔迹很难辨认，孝史自然地将身子探出去，眼睛盯着文字。后面传来电梯关门的声音，孝史吃了一惊，急忙转身。好不容易落停的电梯内空无一人，孝史急忙拿起包，进去了。

（酒店原址是大将的官邸……）

对于孝史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以前怎样不得而知，孝史觉得现在的酒店肯定和蒲生大将没多大关系了，如果真有牵连，何必将相框藏在电梯一角。狭窄的电梯内微微飘着芳香剂的味道，孝史苦笑着，感到有些有气无力。

这次分到的房间号是二〇二，之前住的是位于顶楼的五〇五。五〇五号房间在整个酒店的西北角，虽然极其简陋，但凭窗远眺的视野是最好的。孝史之前在五〇五前后住了大约十天，当时作为准备入学考试的考生，还是很开心的。傍晚考试归来，临窗眺望，皇居被厚重的绿色所包围，夕阳照在淡青色的枯木林中，一天的疲劳便随着如此美景从身体里溶解开来。站在这里便有与东京街市融为一体的感觉，甚至觉得未来必定无限光明。

可是，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从二〇二室的窗户望出去，是酒店隔壁一幢四层商业大厦残破的外墙，墙上布满了排气管开的洞，阳光一点也照不进来。这座酒店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凭窗远眺，也因为这次的房间而荡然无存。虽然是因为换了房间才看不到好风景的，但孝史心中总是无法

释怀，仿佛有什么不祥之兆似的。孝史把波士顿包随手往床上一扔，自己也顺势往床上一倒，一个翻身，仰面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这家平河町^①第一号旅馆，是父亲太平找的。其实与其说是找，倒不如说因为旅馆就在附近。总之，按照孝史的说法，“一定要找一个能够静得下心来好好学习的旅馆”。

这家平河町最好的旅馆，总部在东京的赤坂区^②，是一个组织复杂的合并企业。对于社会而言，这样的企业就像盲肠一般。虽然没什么害处，但是随随便便切了也不行。

这家旅馆就是皮包公司的一种，为了掩护主企业，确保他们的利益，旅馆便虚造财政赤字。但这种事终究还是成了坊间流传的笑话。因为与旅馆营业相关的费用和那点微薄的利润总和，还抵不过合并企业一年内去向不明的资金的百分之五。

不过对于企业来说，管他是旅馆还是皮包公司，占有土地也算资本之一。虽说旅馆用地仅仅是一小部分，但地处皇居附近，这对大企业来说是绝对没有坏处的。泡沫经济再持续一年的话，这里肯定会被拆掉，周围相似的楼盘也会被挂牌收购，接着所谓的什么智能大厦可能会拔地而起了。

孝史又开始有一搭没搭地胡思乱想起来，说起平河町第一号旅馆，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大墓碑。在那里工作的员工不过是在旅馆的“遗骨”迁到另一片全新土地前的守墓人罢了，住店的客人也真是丢人现眼。

父亲会找到这家旅馆完全是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说到关系，其

①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以西，此街区以商业大厦和民间各团体林立著称。

②赤坂区位于东京都港区北部，原为江户时代武士住宅区，现多为高层大楼，旅馆和高级餐馆，夜晚为娱乐街。

实也就是和合并企业的一位科长沾了一点边。孝史总觉得，是因为那位科长对父亲有好感，才会向父亲承诺住店可以稍微便宜一点。所以这次进京考试，父亲借着这层关系，才向孝史特别推荐平河町第一号旅馆的。

“唉，不愿多想。”

上次进京赶考，孝史就特别在意父亲嚷嚷着要一起去的这件事，觉得特别郁闷。这次一开始准备，孝史就以“你跟着会打扰我学习”为由表明要独自前往，父亲最终拗不过，便允许了。

记得那时还在想，父亲兴许是因为担心才不来的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老家时，父亲经常这般吹嘘：“在东京的黄金地带有一家高级旅馆，旅馆里有一间房间，是专门给我这个进京赶考的儿子留的。怎么样，厉害吧？为什么我儿子能享受这般待遇呢？那是因为我和这家旅馆的头头很熟啊，哈哈哈哈哈！”这么吹嘘也就算了，每到此时他还会来这么一句，“我们家孝史怎么能和其他考生一样，随便打个包，往快捷酒店里住呢？”一脸趾高气扬的样子。

他如果一起来了，看到这个屋子会怎么想呢？父亲可能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事实，所谓大企业里的熟人，其实只是企业底层员工。原以为受了“熟人的恩惠”，分到了一个好房间，并为此暗得意；没想到这个“熟人”只是个像“乡镇企业厂长”一样的乡巴佬。若让父亲目击到真相就完了。

正因为害怕，才没跟着一起来。“东京大企业的熟人靠不住，你还是像其他考生那样随便打个包就去吧，住店的钱你花多少我不管啦，爱住哪儿就住哪儿吧！”——孝史一直期待父亲能说出这种气量大、有自信的话，可是父亲始终没有说。

相反，父亲总是竭尽全力地利用“熟人”。在妈妈、妹妹和其他员工面前煞有介事地拨打东京大企业法人代表的电话，然后按照惯例要求某某科长听电话。“哎呀，我们家那小子今年要考大学啦，一直在找东京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啊，对对对，住十天……啊，这样啊，真能拜托你吗？哎呀，这样的话真是太好啦，有着落啦！”父亲操着貌似和别人很熟的语气在那里显摆，大腹便便的样子再加上说话的口气，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伪装效果。可那媚俗之气又仿佛在告诉别人：“大家看，我像不像乡镇企业的乡巴佬厂长啊？”

孝史十分清楚父亲是个怎样的人，虚荣到无可救药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胆怯无比的心。所以孝史是做不到真正嫌弃甚至憎恨父亲的。

父亲变成这样一个人，其实是有原因的。

纵使有牵强附会的理由，父亲对自己这五十年的碌碌无为也感到羞愧，因此独子孝史的事他才会那么上心。儿子一有问题，他就会帮着解决。

只是，孝史要辜负父亲的期望了，至少今年，他填报志愿的所有学校及所有专业全部榜上无名。

仰面望着有点脏的天花板，孝史一直在心里犯嘀咕：“学历，是吧？”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人生的大半时间都要在失意中度过——至少父亲是这么过来的，饱尝了本可以不必体验的辛酸和屈辱。所以作为独子的孝史，决定为了父亲，明年卷土重来，明天和后天他就去参加大学预备班的考试。

虽然没几件家具，房间还是挤得难受。天花板倒是挺高的，显得宽敞。在差不多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似乎一碰就会有水滴滴答答流出来的消防花洒。定睛一看，房间里到处挂着蛛网，在空调吹出

的微风中摇曳着。如果这么恶心的东西在睡觉时落到脸上再吸进鼻子里，肯定会做噩梦的吧，比如大学落榜，甚至连预备班也没考上的梦。

真不吉利。孝史从床上一跃而起，晚饭时间到了，而且口干舌燥，孝史穿好鞋出了门。说是平河町第一号旅馆，却连个咖啡厅都没有。

而且孝史知道，这家旅馆附近也看不到咖啡厅、餐厅之类的店，出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要塞一般的最高法庭的尊容。还有国会图书馆，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可能是因为彩色墙壁的缘故吧。虽然林荫道两边矗立着各有特色的建筑物，乍一看很美很壮观，但没有丝毫生活气息。

孝史朝着皇宫的护城河走去，登上三宅坂，在半藏门左拐，在从麹町到四谷这段路上，悠闲地散着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虽然气温低，但因为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刺骨的寒风，孝史穿着厚厚的大衣，一点也不觉得冷。

孝史路过上智大学附近，本来想去那儿的学生最喜欢的咖啡店，可是怕触景生情，想想还是不要做自虐的事吧，于是放弃了。最后去了一家快餐店把晚饭解决了。吃完晚饭后，他在便利店买了些零食，晃着袋子优哉游哉地回到旅馆。那时差不多已经七点了。

通过发出刺耳噪音的自动门，孝史走进旅馆大厅，这个旅馆的好处之一是，你随随便便提着塑料带进来也不会觉得丢人。孝史发现前台边站着一位新来住店的客人，之前接待过孝史的前台服务员还是老样子，面无表情地盯着正在填写住店登记的客人。

和同宿一店的客人偶遇，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毕竟之前也一连住了十来天。很自然地，孝史的目光被这位新客人吸引了过去，随即眼前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使得他退后了几步。

站在前台的男子是个中年人，个子不高，给人很阴暗的感觉。仅仅他所站着的周围，就犹如光照不到的屋子角落一般一片灰暗。原本大厅很敞亮的，虽然没有因为这位男子而一下子变暗很多，但灯全开了，前台一角还是像染了墨汁一样暗沉沉的。

是不是眼花了啊？

孝史眨了好几次眼，还用手用力揉着眼睛，但男子周围还是一片昏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是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中年男子转向孝史，看了他一眼后又转回到前台。他的右手上同样握着印有“风间印刷”的质地粗糙的笔。面无表情的前台工作人员，犹如表演幕间剧^①一般，呆呆地矗立在那里，视线游移于孝史和中年男子之外。

孝史战战兢兢地挪着步子，穿过走廊。总觉得如果穿过大厅，就还会在前台看到那个男人。尽管如此，电梯一到底楼，孝史便急忙鬼鬼祟祟地钻了进去。

电梯门刚一关上，孝史便一个人靠在电梯里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好奇怪啊。

是不是因为光线的强弱让自己产生了幻觉啊？如果是的话，这还是头一次。

与刚才完全相反的情况倒是经历过，有人进了屋子之后，马上会像一道光一样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那些身材高挑的美女，社团内受欢迎的家伙，一直活跃着的天才们，换句话说，充满灵气的人会散发出这种力量。

^①欧洲中世纪至近代在冗长的总叫剧中安插的短喜剧，在日本的话相当于能乐中的狂言。

若这样说的话，刚才那位中年男子所散发的，大概就是“负灵气”吧。不要说放出光芒了，恨不得把周围的光都吸进去，导致四处被黑暗笼罩。

说起来，孝史刚刚不经意间瞟了一眼那位男子，他的脸和眼睛都灰蒙蒙的，面部表情犹如身处葬礼现场，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

孝史此时脑海里浮现出高中时一位同班女生的样子，现在她是高三文科班的一等生。那家伙词汇量特别丰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方式表达。考大学的话，她肯定也是本科第一批就会被录取吧。

想到这里，孝史脸上的表情复杂，不禁苦笑起来。

回到二〇二房间，孝史坐在床上打开了刚买的健怡可乐，一口气喝了半罐。正当他喘着粗气时，远处传来电梯低沉的声音，会不会是刚刚那个男人回房间了呢？

电梯通过了这一层，孝史感觉松了口气，却又好想再看一眼那个男子的长相。奇怪的感觉，这里好像也被那阴暗的表情传染了一样。

孝史想：如果是我的话，得要十年里每年谈一次恋爱，但每次的结果都是残酷地分手，这样悲惨的经历一连持续了十年，想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有如此阴沉的脸吧。要到那种地步的话，我今生估计都和阴沉的脸无缘了。

偏偏在这一刻，孝史觉得脊背一阵恶寒。

想到自己是如此争强好胜的一个人，却在考试的泥沼中挣扎，前途与未来都一片昏暗，现在还住在这样的旅馆里——这可能是孝史突然觉得背后一冷的原因吧。

突然间的错乱使得孝史想从床上站起来，就在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后发现是前台打进来的，随即前台转接了外线